

Aruwai Marilin

馬郁芳

描繪新世代原住民意象

文／洪威詰

訪談首次刊載時間／2013年4月於《藝術認證》第49期

畫布上簡潔的黑白線條，一個身著原住民傳統服飾的黑影正大口吃著麥當勞薯條，如此強烈的視覺意象，來自排灣族新生代藝術家馬郁芳《摩登原始人》系列作品，她還未累積長串展覽與得獎紀錄來襯托個人簡歷，但這一鳴驚人的作品，讓她初試聲啼即獲得廣大迴響（註：2009年）。

馬郁芳是年輕的藝術家，在沒有太多資料可參考的情況下，依約來到採訪的地點，竟是在原住民藝術領域已耕耘二十多年的資深藝術家峨格（Oko Matilin）的工作室，裡面擺著未完成的陶壺粗胚與馬郁芳的《摩登原始人》系列作品，這時才知道她是峨格的大女兒。



「我國小就在幫爸爸製作陶壺，現在回到家除了做自己的創作外，就是在幫工作室做東西。」馬郁芳表示，由於父親的影響，也是有意栽培，所以她念了美術系，弟弟攻讀室內設計，妹妹則負責工作室的行政，現在他們一起與父親為家業打拼。

馬郁芳於 1983 年出生在三地門，排灣族名字是 Aruwai Matilin，2008 年自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雕塑組畢業後，即返鄉至今，家學薰陶加上科班出身的背景，使她受到不少期待的眼神，冀望她能為原住民藝文表現帶來不一樣的火花。

想撕下原住民藝術家標籤

「其實我大學念得有點糟，甚至不知道自己那時究竟在憂鬱什麼勁！」馬郁芳表示，她本來考上北藝就是為了念雕塑組，主要做的就是泥塑，但畢業製作時，卻一心想創作複合媒材作品，而諷刺的是，現在闖出些成績的作品，竟是繪畫。

「畢製時我很想飛走，當下就覺得想做那樣的作品。」她形容當時那件作品主要是影像創作，但被指導教授批評跟雕塑無關，於是她又補上幾支電風扇，變成時下流行的影像裝置，第二次審查才勉強過關。馬郁芳苦笑說，教授對她應該很失望，因為教授看了作品後表示，在她入學面試時，很期待她的原住民背景，未來四年可做出什麼，沒想到竟然是這樣。馬郁芳說，其實只要老老實實把平常做的雕塑品完成就好了，偏偏那時就是想發神經，做自我對抗，搞得身心俱疲。馬郁芳談到求學時的迷惘，主要在於自己是學校裡的少數族群，顯得有些特別，因為不喜歡被貼上原住民藝術家的標籤，所以當時在學校時也刻意不做與原住民元素有關的題材，她抗議為何不能「做自己」，身為原住民的創作者，為何一定要做跟原住民歷史文化有關的題材，背



上沉重的文化使命。

「為什麼漢人的當代藝術家，可以畫自己內心的心境，描寫自己的日常生活，而我就只能表現原住民百年來的歷史？」馬郁芳當時對於這種「原住民藝術家」就只能創作「原住民題材」的標籤非常反彈，加上對於臺北生活圈的不適應、新的東西一直加進來，生活得很混亂，也越來越不知道自己在幹麻，最後以狼狽的姿態離開學校，畢業典禮當晚就倉皇的回到家鄉。馬郁芳表示，其實當時並沒有預設自己會回家多久，只是母親罹患腦瘤，身體每況愈下，父親希望她能趕快回家，也給了自己一個返鄉的藉口，離開了臺北的不順遂，重新調整自己的腳步。

馬郁芳在畢業後有將近三年不做任何創作，剛回鄉時她接了些平面设计案子，再來就是經營父親的工作室與照顧母親，嚴格也因為照顧太太而心力交瘁，工作室陷入了低潮。馬郁芳一直到兩年前母親過逝，才重拾畫筆，工作室也在一家人的努力下，重新回到軌道。

遊戲的態度，犀利的角度

在沉潛許久復出創作，馬郁芳就以《摩登原始人》打響第一砲，她以黑色描繪的原住民配上彩色表現的消費圖像，鮮明的對比立刻吸引藝壇的目光，她謙稱這是太久沒畫畫，因此不太敢用色，所以才選用黑白的圖像表現，她的大學同學看了作品後，則是驚訝她的畫風怎麼轉變得如此的乾淨、冷調。對此反差，馬郁芳表示，其實自己是個沒有耐心的人，喜歡大筆揮灑、豪邁粗獷的畫風，因此要這樣細線勾勒原住民服飾上的花紋，跟自己內在的個性不合，又是件「跟自己過不去」的創作。

她表示，會有「摩登原始人」的構想，是因為那段時間一直在參加部落的婚禮，她看到妹妹穿著傳統服飾喝著可口可樂、吃麥當勞的畫面，突然心裡有種抽離自己來看這一切的感覺，所以便請妹妹當模特兒，創作了一系列的摩登原始人系列。這系列作品的畫面大量採用二元對比表現反差，如在描繪原住民的部份，是黑白、扁平的傳統服飾圖騰，失去個人特徵的人影，而畫面中出現的商品商標卻是色彩鮮明、寫實立體。

如此強烈的對照，實際是傳達了馬郁芳自就讀美術系以來的反思：活在當代社會中的原住民身份，是否依靠著身上的傳統服飾來指認？被看作原住民的人，實際上已失去了個人特質，只剩下身著傳統服飾的「原住民標誌」。這件從文化自省角度出發的作品，簡潔強烈的符號



指涉，使得作品呈現一種嚴肅感與批判性，但馬郁芳表示，因為那個畫面太強烈，她只是將現象畫下來。

在《摩登原始人—先決條件的變身》系列畫上，她不再只是描寫現象，而是更進一步畫出浮誇的幻想場景。畫面描繪的是排灣族傳統的聘禮儀式，馬郁芳將下聘隊伍所扛的聘禮畫成了飛機、汽車、電腦、信用卡，取代了傳統聘禮應該有的排灣三寶——琉璃珠、陶壺、刀，以及檳榔、香蕉、酒、大鍋子、山豬等，使得畫面更具衝突感。她表示，那時看了聘禮隊伍，心中直覺冒出一個想法：新娘真的會想要這些東西嗎？於是她便從「假如我是新娘，我會希望聘禮是什麼」的角度發想，畫下了自己想要的東西，或是覺得有趣的聘禮。沒想到此舉在作品審查時，受到族裡長輩批評，並反問她究竟瞭不瞭解聘禮的意義，讓她覺得大受委屈。「就是因為我知道禮聘的意義，所以我才這麼畫，就是希望可以從另一個角度，來看待自己的文化。」馬郁芳表示，自己從不是走嚴肅路線的人，但反省的方式也可以帶有出人意表的態度。

馬郁芳在歷經自我迷惘、矛盾後，已豁然開朗，她仍是個感性先行的創作者，一個強烈的視覺意象比預設的理念更重要，因此她總是選擇了挑戰、去實踐她當下的感覺，即使這與原本的個性、熟悉的技巧相

上 《摩登原始人》系列作品——〈先決條件的變身〉 壓克力彩、畫布 162x120cm (四件組) 2012 (馬郁芳提供)
下 《摩登原始人》系列作品——〈高跟鞋與tinderland存在的意義〉 壓克力彩、畫布 30F 2011 (馬郁芳提供)

違，仍促使她去完成作品；雖然她的創作帶有年輕藝術家具有的明快特質，但切入議題的角度卻很犀利，使得作品也引起文化討論。

過去的她很抗拒在創作中承載原住民的歷史文化，如今她一方面幫忙父親的工作室製作工藝品，有空就做自己的創作。對她而言，原住民藝術家標籤已不再對她造成困擾，她並未回答究竟自己的作品是否必須與原住民文化有關，僅以輕鬆的口吻表示，回家後，這些問題早就迎刃而解，一切又變得理所當然。